



苦苦追索共同的记忆和未来
欲向爱情作最完整的交代

台湾 舒婷

恶棍情爱

爱擒棍恶

苏婷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刚

封面设计:符晓笛

黄金屋系列
恶棍擒爱
(台湾)苏 婷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378-1731-0/T·1691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建筑高雅的私立幼稚园里，一名相貌突出的小女孩坐在校园的一隅，犹如晶莹美钻散发出璀璨的光芒，深深吸引同龄或较大的男同学成为裙下之臣，温驯的围绕在她身旁讨她欢心。

“欧涵霓，我们一起玩躲猫猫好不好？”稚气的小男孩提议。他好喜欢美丽的欧涵霓喔！每回见着她笑，他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笑，一颗心“通通”直跳，这是不是大人所说的恋爱啊？

“欧涵霓，不要理他，跟我玩溜滑梯。”小小年纪已学会争风吃醋，另一名较为高大的男孩仗着自身孔有武力，一把推开稚气的小男孩挺身而出。

“欧涵霓不喜欢你，她才不会跟你玩哩！”稚气的小男孩不甘示弱反手推了高大的男孩一把，不愿美丽的小公主误以为他是任人欺负的“小肉鸡”。

“你敢推我？我要揍你！”高大的男孩不满他的反抗，高扬起拳头恐吓。

“我也要揍你！”稚气的男孩高昂下巴挑。他将高大的男孩当作是童话故事中的恶龙，而他是屠龙英雄，最

终救出美丽公主赢得芳心的人当然会是他。

其余的小朋友见他们两人狗咬狗，兴奋的发出加油声助阵，无论谁输谁赢，反正痛的人不是他们，说不定他们还可趁虚而入，赢得小公主的芳心，所以没有人会笨得放弃大好机会去劝架或报告老师。

两名小朋友犹如公牛双眸充满血丝，嘴巴发出不满的低鸣欲逞凶斗狠。

“我最讨厌爱打架的臭男生了。”欧涵霓淡淡地扔下一句话，不悦的瞪了两头小公牛一眼。

小公主的话比圣旨来得有效，尽管气对方气得要命，小公牛们仍立即化干戈为玉帛，相互摸摸对方的头、拍拍对方的脸，以示他们依然是好朋友，方才根本不曾对方产生过敌意，为的皆是不愿成为小公主口中最惹人厌的臭男生。

原先助阵的小男生们亦马上噤口，怀的是司马昭之心啊！

“欧涵霓，不如我们来玩家家酒好吗？”一名理光头的小子笑嘻嘻地提议，等待坐收渔翁之利。

“好啊！”欧涵霓无所谓地点头答应。

她的回答立刻掀起一场混乱。

“我要当爸爸。”高大的男孩抢得先机大喊。

“谁说你可以当爸爸，我才是爸爸。”刚与他和好的稚气男孩不服地叫嚷。

“你们都不行当爸爸，我妈妈说我长得像爸爸，我是

真正的爸爸。”光头小子加入战局。开玩笑！每个人都说他长得像爸爸，其他人凭什么跟他抢？”

“骗人！我爷爷、奶奶、三叔公、姑姑、姑丈、阿姨、婶婶全都说我长得像爸爸，他们又没有说你长得像爸爸，你不能当爸爸。”光头小子的话引来另一名男孩的讨伐。

“你说谎！”光头男孩怒目相视。

“我没有说谎。我爷爷、奶奶、三叔公他们都比你妈妈大，他们说的话不只我们要听，你妈妈也要听，他们说像爸爸，我就是像爸爸。”小男孩以辈分欺压光头小子。

“你……你……”光头小子被他的话堵得哑口无言。对喔！爷爷、奶奶与三叔公的确是比妈妈大，可恶！为何他妈妈要推最小？”

“你们好吵，爸爸的人选由我决定。”欧涵霓受不了他们的吵吵闹闹，轻蹙蛾眉。

“是。”小公主一声令下，众家男儿乖乖闭上嘴巴，眼瞳散发出热烈的光芒，满怀希望地等着小公主钦点真命天子。

“我要……”美目掠过众家男儿郎，在万众瞩目之下，她缓缓抬起凝脂般的玉臂遥遥一指，“我要言殊凡当爸爸。”

“啊！”此言一出，跌破众家男儿郎的眼镜。他们万万也想不到争了半天，肥水竟会流落外人田，偏偏那外

人还是女儿身，要他们如何不捶胸顿足、仰天长啸、怨苍天无眼？

欧涵霓奔向“天涯孤鹰”言殊凡身畔讨好道：“殊凡，我们一起来玩家家酒好不好？”甜甜的笑容中有着不容拒绝的气势。

“谁要玩那种女孩家的玩意儿。”言殊凡酷酷的拒总欧涵霓的邀请，虽然她们毗邻而居，可不代表她必须与欧涵霓成为好朋友。

“好啦！很好玩的……”欧涵霓发挥三寸不烂之舌企图打动言殊凡的铁石心肠。

远在另一方，同样聚集了二小女生，她们全是看不惯欧涵霓的作为，却又劝不动同班同学莫接近狐狸精，正气愤不平的娘子军。

“你们看！欧涵霓又玩假了，她真以为她是小公主吗？”酸葡萄心理的小女生凶恶的眼神瞪视欧涵霓美丽的身影。

“对啊！男生最没眼光了，偏偏喜欢那种……那种做作的女生。”一名女生搜索脑中储存的艰涩词汇，大声附和。

“我妈说臭男生全都一个样。”另一名藉助母亲的话加入抱怨的行列。

“对啊！我告诉你们喔！我们别跟欧涵霓一起玩，也不要跟喜欢围在她身边的臭男人，每个人都得遵守，不可以背叛。”为首的女生发动孤立欧涵霓政策。

“好!”所有女生同仇敌忾,在她们心中目前最大的敌人是欧涵霓,唯有消灭敌人,才能使美丽的校园恢复旧有的宁静与祥和。

但!真正的平和是可遇不可求的。

另外,未拜倒在欧涵霓石榴裙下的小男生睨了一眼远处众星拱月的一方,随即为同削无骨气与软弱摇头叹息。

“真不晓得他们为何老巴着欧涵霓不败?”像他就瞧不出欧涵霓那里好,不遇是长比较漂亮罢了。

“没错。”一名理平头的小朋友颌首,他觉得骑马打仗比跟女生玩家家酒有趣多了,而且男生不像女生动不动就哭。

“干脆我去把‘含泥巴’抢过来,省得他们二人每天老是争来吵去。”为首的小男孩嘴角漾起算计的笑容。

“好!”他的计画获得其他人一致的赞同,四个小朋友同声呐喊助长声势。

极力说服言殊凡的欧涵霓茫然地抬首望他们,不解他们为何会突然发出声响,正当她困惑之际,那四个人竟如千军万马奔下他们的堡垒,直往她这儿冲来。

她的心为此几乎跳出胸口,红通通的脸色登时刷白,想拔腿逃跑又怕添增笑话,唯有压抑住惊骇,强装无惧地瞪着他们。

在四个小男生冲下时,围在欧涵霓身畔的男孩们早一哄而散,跑得不见人影,他们怕死了!想那四个小男

生可是全幼稚园最厉害的人，论打架绝对没有人打得过他们，谁还会傻得杵在欧涵霓身前充当炮灰？

请美丽的小公主自力救济，待时局平稳后，他们自会重现江湖，回到她身边。

言殊凡不似其他人跑得无影无踪，虽然她与欧涵霓不是好朋友，但还是守在欧涵霓身边，随时准备助欧涵霓一把，免得欧涵霓用骗死人不偿命的委屈脸孔回家向她妈妈告状，害她挨骂。

为首的小男生冲至欧涵霓身前，大手一抓，拖着愣住的欧涵霓往他的堡垒走。

欧涵霓愣愣的跟他走了几步，忽然觉得不对劲，她为何要跟他走，当下用力挣扎，欲摆脱他的箝制。

“放开我，我不要跟你走。”她娇蛮大喊。若问她最讨厌谁，她的回答铁定是他。向来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同班同学，她当她的的小公主，不曾碍着他或欺负过他，他却每回见着她便唤她“含泥巴”。

哼！她的名字是好听的欧涵霓，才不是难听得含泥巴呢！可以肯定他也很讨厌她，否则不会故意替她取个难听的绰号。

“喂，你快放开她。”言殊凡跳出，指着男孩的背命令道。

“殊凡，殊凡，快来救我。”和所有受难的公主一样向英雄求救，只不过她的英雄是干木兰。

“你别欺负她。”言殊凡扬着拳头厉声喝道。

她的动作引来其他三名男同学的包围，他们将她团团困住，根本不允许她有救欧涵霓的机会。

“快让开。”言殊凡硬声喊道，随时有与他们大打一架的准备。

可惜那三名男孩奉行男子汉是不打女人的铁律，压根不愿与她动手，仅是围住她，不让她妨碍他们的计画罢了。

“放手，快放手，你这个强盗、流氓、大坏蛋……”百般挣脱不开的欧涵霓运用所有听过的字眼咒骂他，另一方面偷偷找寻每天会站在一旁看他们活动的老师。

奇怪，老师怎么不见了？老师到底跑哪儿去了？

男孩原本不管她口出恶言，一心一意想带她回堡垒去囚禁起来，免得她在外以容貌招摇生事，可是她愈骂愈粗俗，他听得一肚子火。

哼！什么高雅美丽的小公主？结果骂人的功夫比平常人更加厉害。

他怒火高张，蓦地思及每回他爹地捱不过妈咪的责骂时，往往用了一招便使妈咪乖驯如邻家小猫，不如他也如法炮制，试试功效如何。

身为行动派的他想到便马上去执行，猛地停下步伐，转身捧住欧涵霓的俏脸，低头印下一吻。

他的动作过於迅速，欧涵霓眨眨盈盈大眼，瞬间眼眶中凝聚滚滚泪珠，小嘴一撇，满脸委屈地放声大哭。

“呜……哇……他咬我。”她哭得惊天动地、撼动鬼

神。

哦……她的嘴好疼喔！简直与被癞皮狗咬到一般的疼。

呜……她好可怜……好可怜哪！

除非是聋子才听不见她的哭叫声，凡看见他们“互咬”的人皆惊骇地睁大眼，尤以言殊凡与包围她的三名小朋友为最，不解他们两人究竟有何深仇大恨，不然怎会以“互咬”做为解决之道？

遭受指控的小男孩俊脸尴尬地涨红，紧闭着双唇没半句道歉或解释。

听到哭声的老师们匆匆赶至现场，连忙安慰小公主问明发生何事，怎会引来如此大的骚动。

噩梦！沉睡中的欧涵霓猛地由床上弹跳起来，双手轻压在娇娇欲滴的历瓣上，梦中的感觉过于真实，好似她的唇又被那小土匪“强咬”住，痛楚仍清晰如昔。

该死！她愤恨的捶了下床锈。她的初吻竟葬送在小土匪手中，成了她毕生的耻辱，犹记得这件事闹得喧嚣尘上，除了每日必得接受父母亲、老师与同学的关爱眼神外，最最可恶的是那卑鄙小人竟在“咬”过她的一个台拜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她独自面对众人，使她无法摆脱赞幼稚园小班即“被咬”的阴影。

好个敢做不敢当的小人！他该庆幸她不记得他姓啥名谁，没得找他报仇，否则铁定教他吃不完兜着走。

烦闷的甩甩头，一张脸变得比苦瓜还要苦上千百倍。

可恶！依据以往的经验，每回梦见这段不堪的过往，她便会开始走楣运，短则一个礼拜，长则持续一个月。她双手合掌低声向天上不论东西方诸神祈，希望她的楣运提早结束。

果然不出所料，老天爷摒弃了她的折求，每日必被她逮着充当司机的言殊凡早一溜烟到学校去了，使得她唯有发挥脚力徒步上学，所幸她家离学校不远，出了别墅徒步上天桥，穿过车水马龙的中港路即可抵达。

心情不甚愉快的漫步在郁郁的榕树林，如果情况允许，她压根不愿踏出家门一步，最好是躲在家里直到噩运过后再重出江湖，可惜时不我予。偌大的校园中有关她的各种谣言自她一年级入学后就不曾间断，倘若她为了躲避噩运而请假，恐怕会被说成是堕胎去也。虽然她对外在的谣言未曾出面澄清过，总是随旁人去添油加醋、以讹传讹，可她亦不想雪上加霜，让自个儿的名声益加败坏，唯有勉为其难地面对极可能接踵而来的噩运，或许老天爷看她可怜，会大发慈悲减少些噩运降临在她头上。

疲累的打个大呵欠，如游魂般晃进外文系的教室，向来懒得与人打交道的她如往常选了前三排的座位，搁下背包，无奈精神仍旧不振，甩甩头晃进能令人神清气爽的化妆室。

化妆室向来是八卦新闻的集散地，所有的飞短流长都由这儿传递。

和欧涵霓同往一胖一瘦的女孩亦来到化妆室对着光洁的镜子整理仪容，而欧涵霓则是万在一间厕所内，半闭着眼与成千上万的瞌睡虫大战三百回合。

“刚才你有没有注意到欧涵霓？”瘦子一脸尖酸刻薄地问旁边的胖子。

“她又怎么了？”满脸横肉的胖子停下涂口红的动作感兴趣地问。哈！她最爱在背后道人是非了。

“她自以为长得比其他人漂亮就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教人看了实在倒足胃口，真搞不懂那男生是看上她哪一点？”尖酸刻薄的瘦子不客气地批评，她痛恨每个男生皆将欧涵霓当实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上呵护。去！又不是全天下的女生都死光了，为何独钟欧涵霓一人？

“哎呀，这你就不晓得了。”胖子了解似的笑得十分得意，继续涂了一会儿口红后才说道：“男生是看中欧涵霓很会玩又容易上手，玩完后即可拍拍屁股走人，毋需负责，当然会如蜜蜂见着了蜜糖般围绕在她身边啊！”

闻言，瘦子了然的与胖子咯咯发笑。

被谈论的主角总算因她们的一席话恢复了点精神，美的脸庞不见半点情绪，因为她早已听腻旁人对她的评语。

“没错！谁要她满脸风骚，一副没男人会死的模样，活该被男生玩弄，怨不得人。”瘦子加入评论。

“对对！”胖子出声应和。

“风骚”有吗？欧涵霓摸摸柔嫩的脸颊，打小生来就

这张皮相，非她所能改变，亦非她所愿啊！

“唉！像她那种长得妖里妖气的狐狸精到哪儿都会引起一阵狂风暴雨，我们姑且行行好，莫与她计较，同她计较不过是降低了我们的格调。”瘦子以手指顺着发丝，满意的看着镜中人。

“是啊！不过我觉得她有一点十分可恶。”望着镜中经过细心描绘，胖子满意的抿抿唇笑了。

“只有一点吗？”瘦子扬眉讽刺。

“我指的是她故意与言殊凡友好，谁不知道她是想藉由粗鲁的言殊凡当作陪衬，让人将注意力完全投注在她身上。”对于“其貌不扬”的言殊凡，胖子倒是多了点喜爱，她不解为何言殊凡会甘心受欧涵霓的利用、摆布。

“你们在讲谁？”另一名同学步入化妆室。

“还会有谁？不就是咱们的‘校花’。”胖子加重语气不屑地啐道。

“喔！她啊！”新加人的女孩了然的笑笑，打开水龙头洗手，以发现大新闻的语气地说：“我听人说她让中年男子包养呢！”

“哈！这我们早听说过了，因为她在酒店当公主才认识富有的中年男子，不过她真的很不简单，上回中文系的人传出曾在长荣酒店看到她与一名年轻实业家一道喝下午茶，两人状似亲密，旁若无人聊得好不愉快呢！”瘦子供出更多八卦来娱乐大家。

“她是花蝴蝶嘛！可以理解的。”新加入者低笑。

“难道她不怕得到爱滋病吗？”胖子纳闷地问。

“谁晓得她？说不定她早就得了，所以下回见到她记得躲远点。”瘦子没口德的诅咒欧涵霓。

无聊！跟父兄出门用餐都可以引得流言飘来散去，外头三个八婆若毕了业找不到工作，可到专门报专八封新闻的杂志社上班，以她们的能力升迁绝对迅速无比。欧涵霓懒得与她们计较，开了门踱步至洗手台洗手。

她的介入并未引起三人的注意，她们继续发表高论。

“我说啊！哪个男人娶了她准倒楣，新婚第一天包管收到她双手奉上的绿帽子。”恶意补充。

此语一出，立即又引来一阵娇笑，三人的视线焦于镜中，猛地一张狐媚的脸映入，她们顿时鸦雀无声。

当场逮着的三人尴尬不已，想她们说过欧涵霓的坏话千百回也不曾被发现过，而幸运之神却不再眷顾她们，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无论她们如何神通广大也不行。

她们心虚的不敢看向欧涵霓那双清明、了然的眼瞳，仅盯着手指头，佯装无事发生。

欧涵霓洗好手擦干，没对她们方才的言论表示意见，冷着一张脸步出气氛窒闷的化妆室。

她一走，三人如获大赦，吐出梗在胸口的闷气，面面相觑。

天啊！她们不晓得欧涵霓人就在里头，否则说什么都不会愈说愈兴奋。

“都是你啦！”胖子出声指责瘦子。

“什么都是我？你可以不理我啊！况且你方才不也说了一大堆？甭想把过错推到我身上来。”瘦子不服地反驳。

“我最无辜了，早知道就别来。”中途加入的女孩满脸委屈。

“屁啦！”胖子与瘦子极有默契地转攻她一人，不愧是相交多年的好友。

不一会儿工夫，化妆室辟为战场，毕竟将过错推到别人身上比揽于己身要好过太多了。

倒楣！倒楣！实在有够倒楣！

欧涵霓曼妙的娇躯挟带着大量燃料，犹如蓄势待发的火箭在校园中疾步，不过半天的工夫，噩运即接踵而来。

好！她可以不在意早上没搭到言殊凡的便车，可以不计较同班同学毁谤她的言论，可是她不可能对先前被系主任叫去询问一事无动于衷。

会被系主任叫去问清原因在于有关她的不实谣言满天飞，其中最教系主任与教授们无法忍受的，即是外传她在酒店兼差当公主，她真的是被骂得莫名其妙，这脚方踏入系办公室，便听到系主任尖锐的探问言词，外加一堆长篇大道理，她听得昏头转向，胡里糊涂中差点被定罪。

幸好她脑袋瓜及时清醒，再三澄清，外加起誓保证

恶棍擒爱

绝无在外从事不良工作，若所言非实，愿接受严惩退学，许是系主任与教授见她满脸诚意且又提不出证据来，警告她莫在校园中过于招摇才放她一马。

拜托！她又不是想钱想疯了，甭说父母兄长不许她出入不正当的场所，以她的个性更是不可能轻贱自己，仅为赚取高薪以供挥霍、满足虚荣心。

怪来怪去还是得怪自身的外貌老引起别人的误会，总觉得她是只懂享乐不懂耕耘的娇娇女，且是家无横产唯有出卖灵肉的那种。再这样下去终有一天她会受不了，或许她可以去整容，将自己变得更“良家妇女”些，也就可以远离那些有关她的风花雪月了。

满腔怒火已濒临爆发的边缘，殊凡的脸庞愈显僵硬，相形之下使她更像高不可攀、长在山谷间浑身带刺的火玫瑰。

“欧涵霓，不知我有没有这个荣幸邀请你一同参加圣诞舞会？”校园中的白马王子不知心上人怒气腾腾，故作尔雅地晃着手中两张由暗恋他的朱丹毓那里骗来的门票。

李孟儒自恃为音乐系的才子，无论外貌或才气皆高人一等，理所当然认定没有人能拒绝得了他。

“我没空，你改邀其他人吧。”欧涵霓不耐的将红围巾甩过病头，厌恶的睨了李孟儒一眼。她最看不惯自以为是的男人，好似每个女人非将他的青睐视为人生至高的光荣不可。

“不会吧！我相信你一定能排出时间来的。”李孟儒